

王鼎钧

作品系列

关山夺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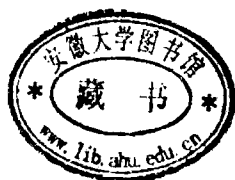
回忆录四部曲之三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王鼎鈞
作品系列

关山夺路

回忆录四部曲之三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山夺路：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/ 王鼎钧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.1

(王鼎钧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108-04229-3

I. ①关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6431 号

本书由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。我店取得作者正式授权，
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责任编辑 饶淑荣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卢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印张 18

字 数 293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20,000 册

定 价 36.00 元

名词带来的迷惑和清醒（代序）

时下台湾青少年的新生语言，称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生的人为“五年级生”，称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九年出生的人为“六年级生”。我生于民国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算是个“一年级生”吧，正在述说“三年级”的故事。

在学校里，二年级的学生看不懂七年级、八年级的功课，需要解说；人生往往相反，七年级、八年级的学生没见过四年级的功课，好奇，陌生，隔阂。

“天地一舞台，人生一戏剧”，演戏的人都知道舞台分成六个区，每个区都有名称。“四年级”的时候，中国这个大舞台也分成好几个区，每个区也有名称，那些名词曾经天天见报，天天在生活中使用，到今天，那些新闻名词已成为历史名词，许多人看了觉得迷惑。

我经历过那些名词，当新闻名词变成历史名词的时候，我反而清醒过来。

今天述说那时的故事，那些名词都需要注释：

国军：指中华民国政府统率的军队。

共军：指中国共产党统率的军队。

战区：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派大军侵入中国，引起长

期战争，称为八年抗战，实际上打了八年一个月零八天。那时管正在打仗的地方叫战区。

沦陷区：抗战发生后，大体上是日军从东往西攻，占领中国大片土地，把中国从北到南割成两片。日军控制的区域，中国人称之为沦陷区。

国统区：日军全面进攻，中国土地上从南到北形成一条很长很长的战线，长线以西、由中央政府有效治理的这一半，当时被称为“国统区”，也叫大后方。

解放区：战争期间，日军只能占据城市，控制铁路公路。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和山地组训民众，发展游击武力，建立地方政权，称为解放区。

游击区：中央政府也在沦陷区发展游击武力、建立地方政权，称为游击区。

收复区：日本战败投降，沦陷区由中国接收，称为收复区。

此外还有几个热门名词。

军事冲突：对中国人来说，抗战是突然胜利的，谁也没料到日本断然求降，如何把半个中国接收过来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严重的争执。那些年，中共在华北各地发展很快，“解放区”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中央遥控的“游击区”，正规的国军都隔着千山万水。日军从小据点撤退，向大城市集中，准备缴械回国，共军立即就近填补空隙，扩充地盘，把星星点点的解放区连接成大片大片。中央政府禁止中共这样做，派出国军接收，把共军赶出去，共军抵抗，再打回来，于是这里那里都有枪声炮声。依官方的解释，这不是战争，两个国家之间打仗、而且经过宣战，才叫战争；这也不算内战，国民党和共产党尚未以两个交战实体兵戎相见，双方因争夺接收而发生的局部战斗，官方称之为军事冲突。

流亡学生：抗战发生后，沦陷区的爱国青年离开家乡，逃往大后方，称为流亡学生。政府成立学校收容他们，不收费用，还以“贷金”

维持他们的生活。学校随着战局的变化迁徙不定，称为流亡学校。

复员：一声抗战胜利，报上最常见的名词是“复员”，正确的解释是“国家由战时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”。但是当时盛传“复员就是复原”，局促在偏僻地带、降低了生活水准的党政军人员，一个个回到富庶地区，位居要津，追慕浮华。

从名词的解释，可以看出时代怎样产生了这些名词，名词的背后有种种不测的风涛，人与人之间多少难罢干休的纠葛，白纸上的黑字，俱是命运的幢幢阴影。如果“词条”增加，列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、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，再列入内战、和谈、土改、参军，再列入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，那就沧桑兴亡，生死祸福，一一跃然纸上。难怪后来韩少功能用编辞典的方式写长篇小说，书名就叫《马桥辞典》。

四年级还有许多名词，最后一个名词是“迁台”，国民党主控的政权完全退出中国大陆，迁到台湾。

五十年后，我参加一个座谈会，一群热心的读友在讨论我的作品。有位细心的女士说，许多文选都收了我的《一方阳光》，我在《一方阳光》里用心描写老家的一只猫，猫在呼吸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家乡父老相传，猫反复地说“许送、不送，许送、不送”。

我解释，依家乡传说，世上本来没有猫，只有老鼠，老鼠太多，人类无法安居。齐天大圣孙悟空动了恻隐之心，他把玉皇大帝座下的御猫带到下界“度假”，丢下不管，御猫找不到归路，只好留在人间克制老鼠，子孙后代永远记得孙悟空没有实践诺言。有人问：这段情节有什么象征意义？
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写《一方阳光》的时候，正患着严重的怀乡病，我想起当中央政府“迁台”的时候，那个最有权势的人说过，我把你们带出来，一定再把你们带回去。可是终其一生，他没有做到。

说到这里，居然有一位读者发问：这个“最有权势的人”是谁？我为之愕然。

连“最有权势的人”竟然也有人不知道他是谁，那个时代是远去了！但是，“每个时代都是独特的时代”，都会留下独特的东西，“四年级”也有一些独特的迷离，独特的激动，独特的觉悟，应该留在人间。

那时，我“主修”过几门功课，得到许多纪念品。我收藏、谛视、摩挲，最后，我要公开。珍珠不该是蚌的私财。

目 录

王鼎钧关山夺路略图

名词带来的迷惑和清醒（代序） 1

第 一 部

- 1 竹林里的决定，离开汉阴 3
- 2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 8
- 3 参加学潮，反思学潮 13
- 4 最难走的路，穿越秦岭 19
- 5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（上） 28
- 6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（下） 37
- 7 两位排长怎样庇护我 44
- 8 南京印象——一叠报纸 54
- 9 南京印象——一群难民 61
- 10 我爱上海——我爱自来水 68
- 11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76

第 二 部

- 1 沈阳市的马前马后 87
- 2 宪兵的学科训练 93

- 3 宪兵的勤务训练 100
- 4 我第一天的差事 106
- 5 左翼文学熏陶纪事 113
- 6 我从文学的窗口进来 120
- 7 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126
- 8 小兵立大功 幻想破灭 136
- 9 我的名字王鹤霄 143
- 10 贪污哲学智仁勇 152
- 11 秦皇岛上的文学因缘 159
- 12 由学运英雄于子三看学潮 165
- 13 满纸荒唐见人心 172
- 14 山东——从洗衣板到绞肉机 178
- 15 山东——天敌之下的九条命 187
- 16 东北，那些难忘的人 195
- 17 滚动的石头往哪里滚 205

第三部

- 1 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219
 - 2 为一只眼睛奋斗 228
 - 3 胶济路上的人间奇遇 234
 - 4 上海市生死传奇（上） 243
 - 5 山东青年的艰苦流亡 251
 - 6 上海市生死传奇（下） 259
- 写在《关山夺路》出版以后 269
- 参考资料 277

—
第
一
部
—

1 竹林里的决定，离开汉阴

父亲曾经告诉我，民国元年，他剪掉辫子，那年他二十岁。照此推算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，他五十四岁。可是依台湾的户籍记录，他老人家要小四岁。我的年龄也不准确，我家的户口资料全乱了，那年代，多少“外省人”的户口资料都错了、乱了。

当年中国大陆户政不上轨道，多少人没有身份证明，内战中逃到台湾，台湾地方政府特准他们自行申报有关资料，申报人可能说错，台湾的户籍管理员的汉文程度不高，可能写错，户籍员守法的精神令“外省人”大吃一惊，资料一经入档，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能更改，除非提出“原始证件”。大家领到身份证，有人一看，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里没有的字，有人一看，他的籍贯是中国地理没有的地方，他只有承认那是他的名字，那是他的家乡。一位国民党中央常委、蒋介石总统的文胆，新闻界称他为“头号公民”，他为了更正他父亲的名字“两把刀打到底”，奋斗了许多年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没有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，我刚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。我是个流亡学生，我们的学校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，山东名将李仙洲创办。学校原来设在安徽北部的阜阳，后来迁往陕西南部的汉阴，四面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。抗战时期，山区比平地安全，老校长李仙洲寻找校址，入山唯恐不深，有人戏称这地方是“李仙洲的保险箱”。

我们天天盼望胜利，歌颂胜利，想不到胜利并非战争结束，而是另一场大战开始。为了回忆那一段慌乱迷惑的日子，我复查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编的大事记，日本一声投降，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，共军抢先一步进入东北，占领沈阳，成立东北局。国民政府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，飞往长春接收，受到苏联的阻挠。美国军舰替国民政府运兵，把五十二军、五十三军运到河北省秦皇岛，准备出关。这

是一九四五年九、十月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东北和我的命运有重大关系。

我的注意力放在华北，尤其是山东。那时，共军攻打山东滕县、博山、黄县、曲阜、巨野、禹城、无棣，新四军占领我的家乡临沂。河北方面，共军攻长垣、衡水、磁县、迁安。山西方面，共军攻屯留、长子、长治。河南方面，共军攻开封、新乡、安阳、修武。江苏方面，共军攻淮安、高邮。由八月半到十月底，仅仅两个多月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意外，给我们这些流亡青年造成极大震撼。

为了营造和平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撮合，中共主席毛泽东飞到重庆，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会谈，留下一份《会谈纪要》，中共称为“双十协定”，但协而未定，局势并未改善，各地的军事冲突继续增加。十月底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国军北上接收，行军至河北磁县境内遭共军伏击，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，他是国军第一个起义投共的军长；副总司令马法武被俘，开国军一连串总司令被俘之先河。

我特别阅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《中共鲁南区党史大事记》，卷首有三幅地图，第一幅地图显示，一九四〇年，也就是抗战第三年，中共根据地大约占鲁南面积的百分之十五，日军大约占百分之三十，国军大约占百分之二十，还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争逐，来去飘忽。第二幅地图显示，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之后，共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，国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，日军控制的面积扩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。第三幅地图显示，一九四五年十月、抗战胜利之后，日军收缩集中，只控制了津浦、陇海两条铁路沿线，国军全无踪影，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全成解放区。

我的家乡、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，本由日军占领，属于沦陷区。抗战胜利，日军撤往枣庄集中，共军接管兰陵，成为解放区。国军由江苏徐州北上接收，进占鲁南各地，兰陵又成为收复区。国军只能留下小部队据守，共军又回来把他们赶出去。兰陵一带忽而收复，忽而解

放，当时叫做“拉锯”的地区。国军来了，亲共的居民要逃走，共军来了，地主、知识分子要逃走。“军事冲突”产生新的战区，“拉锯”制造新的难民，“复员”可能使我们无书可读，无家可归，政府一再告诫“复员不是复原”，我们的痛苦却是“复员不能复原”。

“复员不能复原”，家中没有信来，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，我们也不敢写信回家。父亲曾经托一位“传教士”带了个口信给我，教我“不要回家”，此外不多说一个字，也不写一个字，父亲为人十分谨慎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我无法知道详情，只能猜想。日本宣布投降时，山东没有国军，受国民政府摇控的游击队，多半被共军兼并或歼灭，鲁南各地驻留的日军向枣庄集中，故乡兰陵大概立即解放了，我既然不能回去，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。

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读书，她的母亲是我的五姨母。五姨母是个优秀的基督徒，能登台证道，姨丈精通中医。表姐告诉我，她们全家逃到外地，分成两半谋生，姨母带着小表妹云游布道，姨丈带着大表哥到徐州乡下挂牌行医。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，他家既然必须流亡，我家当然无法安居。

汉阴多竹，竹竿比碗口粗，乡下人盖屋，可以用竹做梁做柱。竹林里阴凉、干净、隐秘，我常常躲在里面思索未来。那时候，国军云集徐州，准备北进收复山东，兰陵是兵家必“经”之地。我特别为母亲忧虑，她裹着小脚，有严重的胃病，怎么能再出来逃一次难？我父亲五十四岁了，他是一个守旧的乡绅，没有应变的弹性。我的妹妹十二岁，弟弟十岁（也许只有九岁），都还没有成年。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辞家的那一幕涌上心头，父亲母亲都要我接替他们负起责任，我是长子，在那年代，这是长子的命运。

我还能在这里继续读书吗？对我来说，坐在课堂里为七年以后的生活做准备，已是一种罪恶。流亡读书本来很苦，睡在跳蚤窝里，雪花从破窗飘进来，落在脸上，围着破棉被发抖，米饭冰冷，带着稻壳、碎石子和老鼠屎。但是时候来到，我忽然觉得这样已是非分享受，我怎

么还能幻想去读大学？乡中父老常说，人要大学毕业才算是读书人，文凭即阶级，大学毕业后的职位待遇，都比中学毕业生高出很多，人事环境、社会关系和发展的机会，也都在另一个层次上。可是，等我读完大学，父母可能饥寒交迫而死，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沦落，那时我捧着大学的文凭，又如何立于天地之间？从前的人家为父母办丧事，以“讣闻”通知亲友，照例说做儿子的“罪不自殒、祸延显考”，这样的文句受尽新文学家的耻笑，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陈套。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了解，“罪不自殒”就是自己不肯牺牲，“祸延显考”就是反而牺牲了父母。

我需要职业，我要赚钱贴补家用，我得离开陕西到山东周边的地带谋生，就近支持家庭，至少，缩短距离可以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，他们大概已经成为难民，在山东周边地区打转。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怎样离开陕西呢？老校长李仙洲没有参加山东的接收工作，反而要在重庆受训，他既然丧失了权位，二十二中怎能迁回山东？那时除了二十二中以外，山东人在安徽还有七所学校，在四川也有一所学校，谁能迁回去，谁不能迁回去，也成了战后分配政治利益的一个项目。

学校不能迁回去，我必须自己回去。那时我离山东三千华里。抗战发生以后，国民政府治下有三千万人迁往内地，仅学校和训练机构就有两百零八个单位，教职员两万五千人，学生三十万人。人人都想东归，八年蓄积的人力一泻而东，新闻报道，百万人等候上路。那时交通非常困难，交通部特派员到芷江等飞机，他要到收复区去接收，商人、美国人都有位子，他没有，他和空运机构争执，交通部反而撤销了他的差事。公务机关包一条船走长江水路，军人强征轮船，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属赶上岸去，荒郊野外，任强盗劫掠一空。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罢课，要求迁回南京，结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。

我一定得回去，我想，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，杰克·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，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，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，

我总得汇点钱回家，哪怕是一块钱，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。我也有过慷慨大志，可是我急速缩小。回去，总应该有一条路。那时，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，四顾茫茫，但是，如果你往前走，路就在脚下，你一步一步走，路一尺一尺延长。

那时，“人生观”是个时髦的名词，主流思想强调“革命的人生观”，轻视私情。我常常觉得“家”就是“枷”，耶稣说，天国里不嫁不娶，那时我的解释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天国里的人快乐。我抬起头来从竹丛的空隙看青天，立志独身。后来我的“独身主义”不断加强，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。

那时局势混乱，我们短期的流亡可能变成长期的漂泊，细心的女同学开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对象，我也曾接触一些温柔的目光，我从来不看她们。那时有一种说法，情爱是上帝放下来的诱饵，把我们领进责任的圈套，纳入生生不已的大流，耗尽我们的生命。上帝设局骗人，他使年轻的女子都漂亮，使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，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，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，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。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，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，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能力，就循序渐进去伤父母的心。

我在竹林里独自作成重要的决定。以前，我生命中的几件大事，打游击、做流亡学生，父母决定；西迁陕西，老校长李仙洲决定；放弃学业，我第一次对人生作出选择并负责面对后果。

我想，我能走出这一步，算是长大成人了！那时，我常常做一个大致相同的梦，总是我在空中飞行，飞得很远，但是怎么也飞不高，一次又一次几乎撞在屋脊上，我努力维持起码的高度，飞得很辛苦，很辛苦，看看就要坠在地上，我醒了！满身是汗。

同样的梦境常常出现，不管怎样，我还是飞。

现在，我读诗人向明评诗的文章，他称赞“一只鸟在思考方向”。真的没错，我在竹林里看见鸟，鸟站在树上，头部侧向左边又侧向右

边，好像想飞、又拿不定主意飞到哪里去。看见我从竹林里走出来，它飞了，不管朝哪里飞，它总不能永远停在这里。

2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

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第二分校设在汉阴县的蒲溪镇，这里也是世局的一个小舞台。抗战胜利了，新戏码带来新演员，第一个登场的是个“骗子”。

这个人姓吴，是宪兵第十四团的一个连长，那时宪兵十四团驻在陕西，派人出来招兵。这天，学校的布告栏里出现了这么一张东西：

宪兵学校招考通告

许多同学围着它看。这张通告只有几十个字，与其说是看，不如说大家仰着脸在那里幻想。军人的专业教育，有步兵学校、炮兵学校、工兵学校，名气很大，论层次都在黄埔军校之上，“宪兵学校”这四个字排列在那里，和他们等量齐观，十分诱人。校中有十几位教师，没人告诉我们，不管步兵学校、炮兵学校、还是宪兵学校，都不是初中学生能够投考的。

“宪兵学校”招考通告中说，报名地点在本校教务处，考试日期是随到随考，通告由吴连长以招考委员具名，他盖了个私人名章。校中十几位教师，没人告诉我们，这样的通告应该由宪兵学校校长署名，应该加盖宪兵学校的大印。

这算什么人师！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能够原谅他们的苦衷。

陕西汉阴地区四面环山，资讯缺乏，我们都是井底之蛙，把这张不负责任的通告，当做遥远的、光亮的一线天空。只听得集合号响，全校学生到大操场听吴连长演讲。分校主任陪着他走上演讲台，那时候叫司令台，讲台后面竖着旗杆，旗杆顶上升着国旗。那天天气很好，吴连长就在青天白日下面，在青天白日的国旗下面告诉我们，宪兵对外代表政府，对内代表国家，是领袖的禁卫军，是革命的内层保障。